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六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五

先祖春柳堂詩鈔小序 丙申

此先大父書蒼府君之遺詩也府君生七歲而孤家貧不能從師問業母朱太君自教之年十四豆創新愈即襆被出門爲負米計稍暇則讀書書皆借之人遇所愜意作蠅頭字錄置行篋中旣常客遊遂廢舉子業壹意爲詩不假繩削而自工所交皆一時名士晚年與同好結爲詩社其往來尤密者同里馮公山公景公亭北王公文白郭公庶蕃王公玉樞也詩稿多散失文弨自弱

冠之年多方搜錄綜爲一編於後復請桑弢甫先生爲料檢鈔之成四卷卽今本也府君詩未嘗規摹一家期於達意而止然古風雅淡近律安和絕遠纖縟佻巧之習讀者當自得之文弨幼年大父親自督課授書之隙時時爲說先代立身持家之道及生平所經艱險困苦之狀以相勗厲猶憶府君言少年買絲餘杭山中與館人同行歸晚山路犖确足繭不能亟前抵一空廟館人請府君憩其中己先歸爇松明爲鄉導距其家可數里久之不至府君疑之屛隱處自匿既而館人來倉皇號呼府君察其意至誠乃出就之每自恨以孤露不能肆力於學常誦所作願違思道晚泣向郵原初一章聲淚

俱下府君言行之詳有先考所述在今因檢點遺編覺音旨宛然在耳故輒以所聞者附贅之昔詩書乃夫子手定而其後人安國頴達爲序之文昭是以不避狂簡撰爲小序猶前志也獨不能爲浣花之宗必簡斜川之繼老泉以是爲無窮之愧耳

汪津夫先生詩鈔序 甲午

先生名鑒字惟一一字津夫姓汪氏唐越國公之後也先世自新安徙餘姚當明神廟時有諱秉懿者爲宜興之下邾巡檢與二子樹敏樹政領土兵殺賊衆寡不敵死焉二子奮擊殺數賊奪得父尸上官匿其事故不著幾傳而至先生父任雲南晉寧州吏目先生隨之官父

卒歸費無從出艱時遠宦不幸而死者率火化之負骸骨以歸先生不忍晝夜悲慟聞者爭相佽助始得奉母挈弟扶柩歸里舟入漢江遇風將覆先生號泣呼天幾同袁昂之誓而竟免廉范之危人咸謂誠孝所感余師桑弢甫先生極重之與同事邑大儒勞餘山先生又因桑以交先君子道誼相孚先君子兄事先生如同氣焉先生間買舟上錢唐就先君子宿余方總角即樂親先生效越語先生不之責每爲解頤以英異見賞弱冠後數以事至姚江輒朝夕先生所先生賣藥於城北之周巷門臨小溪屋後小圃植梅花此所謂梅津草堂者也好畫梅乘興揮洒別具生趣善琴作中州雅聲恬澹沖

歐一洗俗響之陋不樂治舉子業干仕進而獨喜爲詩觸事抒情磊落傾寫不屑與文人墨士較工拙於字句之間然眞氣旁薄陵轢一切豪邁之性躍然時露於楮墨之表自非曹蜍李志一輩人所得望其項背也自余成進士歸而先生墓草已宿子孟傳以貧客遊周巷經火後并草堂遺址亦不復可辨爲唏嘘久之此詩二卷桑先生所定謂足以見其人桑先生於生平交舊或爲之誌或爲之傳皆見本集中晚而序先生詩不及入集余故摭其大畧以補之先生嘗修家譜辨汪姓非出於汪芒氏援據甚確其先世諸節義事亦賴以表見云

戴剡屛定邊雜詩序 乙未 名元夔乾隆辛巳進士

昔唐姚合以武功簿攝縣事詠其風土至三十餘首後歷官雖顯而人猶以姚武功稱之顧武功在唐爲近畿地其風俗物產與他郡縣無絕殊而合之詩上之無所歸美於其君下之又不能表彰勳德傳述其邑之舊聞詩雖多奚裨焉今刿屏藏君之宰定邊也甫下車而得絕句百首定邊爲延綏門戶自勝國以前皆屬嚴疆其外卽套夷也明制文有監司武有副戎以其相彈壓其重可知矣我

朝大一統之盛奔走臣僕罔有內外鄂爾多斯在套中最爲恭順疆圉晏然康熙三十六年

聖祖親征厄魯特曾駐蹕斯地眷戀舊勞臣邑人趙良

棟遣皇長子弔祭經理其妻子備至邑故爲定邊營
世宗時始改爲縣兵額視前明減十八九及我
皇上深仁厚澤涵濡含育戶口滋息嗚呼盛矣君也瞻
行殿而歎儉德之隆覩和耕而識昇平之福於篤舊旌
忠則備著　君臣一體之深恩始終優卹之盛典更鑒
於前明之寇患而謳慶幸於百年休養之深其頌颺有
體如此訪邑中節義之事奮筆爲闡幽以及隱者藝之
工者方外之勤於其教者咸甄錄不遺焉至鳥獸草木
之異可以廣見聞者亦以餘力及之邑故無誌是詩也
非即是邑之誌乎此固非武功之所得而媲美者也君
在縣僅四閱月以憂去官踰年卒於長安君室姚夫人

理遺篋得完篇僅九十四首鈔之以傳餘倘改竄未定覈明之大盜張獻忠實生斯地流毒天下宜有歎恨而懲戒者君詩中顧不之及此豈卽在所逸篇中邪雖然彼獻忠何足道而邑之大事實賴是詩以傳使後人稱君爲戴定邊以配姚武功有過之無不及也

靜志居詩話序 丙申

秀水朱竹垞氏輯明詩綜百卷雜前人之叢猥而正其謬者也其載諸家論說詳矣至其所自爲說則目曰靜志居詩話意其必有成書然未之見也余謂古今詩人小傳嘗有鈔出別行者朱氏詩話似亦當爾但載在詩綜內則其所稱引舉目可尋其所增成辨析亦參互易

見今鈔出自爲一書則於辭義閒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乃以餘閒就爲整理錄成二十二卷導高楊張徐之源疏李何王李之派杜公安竟陵之濫其持論視前之人爲近正焉余是以樂爲著之　乾隆四十一年嘉平月四日東里後生盧文弨序

江慎修河洛精蘊序　乙巳

道莅天地開始也惟聖人能通之故圖書啓而卦象生於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爲創也其實因也孔子贊易知卦象之本於圖書故於大傳具明之劉歆始以爲河圖授羲羲因之而畫卦洛書錫禹禹因之而演範歧而二之其說顯背於聖人孟堅則知其相爲經緯表

裏矣然亦不能言其詳中間失傳至趙宋諸儒出而後大著後來儒者漸推漸擴或縱或橫因其體以究其用而圖書之妙作易之旨乃更發前人之所未發是非前人之智有所不逮識有所不到也而論說或有所未及者蓋當其時理適如是而已風會日開智慧日出更加以引伸焉參伍而錯綜焉舉天下之事事物物無不有以要其歸於是左之右之皆逢其原一散而爲萬萬合而爲一其理可不外索而得使天之所以開聖人聖人之所以垂示後人者其道益大彰顯於時是乃聖賢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視爲懸遠者也向者吾友戴東原在京師嘗爲余道其師江愼修先生之學而歎其深博無

涯涘也無使轍之便竟不及其在日一親炙之其著書甚多流傳於世者尚少近歸安丁子小雅館於新安始攜所著河洛精蘊內篇三卷外篇六卷見示受而卒讀凡夫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賾罔不摘抉而呈露之於宋儒邵子朱子之說益加推闡更薈萃明代以及近時諸人之議論而斷其是非如數白黑然洵可謂大而能該襍而不越者也通天地人之謂儒非先生之謂乎余於前人若劉長民胡庭芳黃石齋之書亦嘗咀嚼焉愧未能以竟學吾師桑弢甫先生學於姚江勞麟書先生勞先生之學一本程朱以致知格物為首務故其說河圖洛書也理與數俱昭晰無遺即術而至羽毛鱗

角無不究其形象較其同異推論其所以然之故其以布衣終老於鄉里亦與江先生同異哉天不愛道乃使夫二人者皆有以得聖人之精之蘊而道庶幾乎萬古不終晦矣勞先生之書吾師旣壽之棃棗矣今江先生之書旌德黃君雲甫復版行之使有志於聖學者得循是而有悟焉是其爲賜也大矣豈獨有功於江氏已乎

戴東原注屈原賦序 丁丑

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探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旣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圜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爲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奧指具見疏抉其本顯者不復

贅焉指博而辭約義攷而理確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中凡三見不應以爲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娀有虞皆因其人思其地冀往遇今之淑女用輸寫其哀無賢士與己爲侶之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懷沙一篇則以史記之文相參定薜荔拍兮蕙綢王逸釋拍爲搏壁近代多不知此爲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其典確畢類此夫屈子之志昭乎日月而後世讀其辭疑若放恣怪譎不盡軌於正良由炫其文辭而昧其指趣以說之者之過遂謂其辭之未盡善戴君則曰屈子辭

無有不醇者此其識不亦遠過於班孟堅顏介劉季和諸人之所云乎余得觀是書欲借鈔旣聞將有爲之梓者乃歸其書而爲序以詒之且慫慂其成云

戴氏遺書序 戊戌

千古之業不爲一時之榮而其道有兼得者則以遭際盛時蒐羅拔擢不使魁磊宏碩之彥終沈霾於草澤於是出其所學上可以契於

君而下亦可以孚於友以視槁項黃馘而一命未沾乎生辛苦著述難必後世之有子雲者其幸不幸何如也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閻百詩萬季野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曾

有眞得故能折衷羣言而無徇矯之失其著爲說也未
嘗使客氣得參其閒泠然而入豁然而解理苟明矣未
嘗過騁其辯以排擊昔人而求伸其說其爲道若未足
以變易當世之視聽而實至名歸一二名公卿賢士夫
洒然異之聲譽遂隆隆起
天子開四庫館以網羅放失讎校之司必得如劉向揚
雄者方足以稱
上指東原用薦者以鄉貢士起家入館充校理
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洊升翰林天下士聞之
咸喜以爲得發抒所學矣閱四三年而東原以勤於其
職致病竟不起此又天下士所爲同聲惋痛者也東原

在館校定大戴禮記水經注五經算術孫子算經等書既已官爲版行而其遺書尚夥或不免有零墜之患意獨竊竊然慮之今年春得曲阜孔君葓谷書則已爲之開雕以其先成若干種寄余余於是大慰東原於是乎爲不亡矣蓋人能爲可傳而不能使後世之必傳況乎學樸知希不知則不愛不愛則一聽其紙刓墨敝鼠嚙蠹蝕而無肎爲之收拾古今若此者多矣葓谷嗜學若飢渴之於飲食尤好表章古人之遺文墜簡嘗校梓唐人所爲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訛者正之疑者闕之東原見而喜其精審爲之作序固宜其臭味之無差池也今不以死生易慮而亟爲版行其遺書以公諸天下之同

爲是學者使諸老師碩儒一綫相延之緒不墜於地而常有人焉踵起代興以益光我

朝右文之盛治其功良偉匪特不負良友而已東原之書出天下後世必有能闡揚之者余是以不爲東原惜而且爲東原幸轉以惜夫古人有是學而或不遇其時當世又無知己以致灰飛煙滅徒有其目而卒不得見其書者之尤可歎也

孔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甲辰

杜當陽既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又著釋例四十卷其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古史官世本今惟集解盛行而釋例幾麼

隋志僅十五卷疑亦未全之書曲阜孔農部葓谷訪得長歷地名兩種善本先梓以公諸世而世族譜則殘缺特甚長公孝廉百城廣栻有意補之凡二十九國又小國四十四國其末以古人名譜終焉所采輯多據孔氏正義他若馮氏之名號歸一圖并近代馬氏之世系圖名氏譜程氏之春秋分記雖皆不能無所失然亦擇其是者而從之於是此書乃粲然復明於世余惟譜諜之學古人所難三王以前固難考已若當春秋之時交際往來紛紜錯雜經與傳殊卽傳之中或名或字或爵或諡亦無一定使不爲之甄綜而薈萃之其能三桓七穆條疏無滯者幾人哉考崇文總目有唐人演左氏諡族

圖五卷明焦氏經籍志尙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諡族譜一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一卷近亦多未見雖然由唐而來其可訂補者今皆備於斯矣固亦無藉於諸書之參證也百城索余序諾之有日不果作今忽聞農部君新棄養其志業之未竟者深有賴於後之人此書亦其一也因亟序而歸之余之所望於百城者大甚不僅以近時虞山毛斧季晉江黃俞邰輩相比擬而卽爲子道之無忝也

重刻何註孔子家語序 丁亥

孔子家語惟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本爲猶見王肅之舊考之唐人註書所引合者爲多然譌舛亦復不少此

外刻本皆刪削不完失其本眞余試郴州日有明何文
簡公後人泰吉以公所註孔子家語來上註簡覈明切
其徵引諸書同異復極詳備其家欲刻是書然鈔本譌
脫至不可句余惜其功力之徒勤也許爲校訂至年餘
乃粗就緒而官齋所有之書不多其所不知猶闕如也
何公此本當亦綴緝而成由其未及見毛氏本故耳然
顏師古註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云非今所有家
語也則唐以前其本業已不同吾又惡知何公所據之
本之非古邪公又嘗註大戴禮問其家已失之故不能
並梓以行世今泰吉唯恐此書之復失墜也兢兢寶護
唯謹又力爲之表章於世使爲人子孫皆如此則其先

世手澤咸可無散佚之患已何公序此書年月不同今從集作宏治但註中載有正德年所上疏故別本有題正德者然固無妨序先出也註所未備間爲補之幷偶附管測於後與本書不相淆亂惜乎何公不作不獲一就正之其能無遺憾也哉

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乙卯

聖賢之所以垂世而立教者莫著於六經後人誦法六經闡發聖賢之微言大義以啓迪夫後知後覺者於是著而爲文此文之所以爲古而始足重於天下然則所謂古文者非古於辭之謂也言古人之言此文之所以古矣宋興承五季經學廢絕文章骫骳弊極之後有能

卓然特立不爲風氣所囿奮力直追古之作者以求其所以立言之旨而一本之於經術示天下以正路之當遵而使後來之聞風而興起者益張皇而揚厲之天下事作始也難承藉也易人但見後來之閎肆彪炳浩博無涯涘而因有狹小前人之見以爲氣鬱轖不宣通辭艱澀不流暢幾使不得與於立言之數噫此豈可謂善於知人論世者哉吾於宋初柳仲塗先生之文而歎其能近於道也其言曰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也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於民哉又曰吾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爲用心者不敢

安於是棄俗尚而專古者非樂於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樂矣又曰吾初名肩愈字紹元旣肩且紹矣懼其畫也又欲進其力於道故易名曰開字曰仲塗謂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吾欲達於孔子者也其言如是可以觀其志之所蓄而文之有本矣孔子曰狂者進取周子曰賢希聖有志之士自當以聖人爲師安得怖其言爲河漢也其文集好事者雖相鈔傳而無有任剞劂者今蘭谿柳生書旂承其尊人之命得善本而付之梓此非但一家之書也學者觀此可以廣己而造大必先足乎己然後可以及於人而古

今聖賢垂世立教之心得以緜緜繩繩相繼於不墜是斯道所重賴者也豈獨以其文哉考宋史本傳其居官也有剛斷之才先幾之識治績舉皆有過人者更非徒託空言以自見者矣後有志士讀其文思其人得不激昂而思自奮與

吳國山碑攷序　乙巳

吳封禪國山碑孫晧所立在今常州荊溪縣西南五十里其文始著錄於雲麓漫抄厥後吳人盧公武攷之加詳焉沈敕荊溪外紀及唐鶴徵常州府志亦備載之然俱不能無譌誤且其文字可讀者尚多而率皆遺脫蓋由其地處僻人罕得至但從樵拓本摹之故不能以細

辨也海寧吳槎客客遊宜興好古搜奇不憚危阻嘗再三過焉於其文之摩滅者咸得審其界埒一一而指數之合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石錄所紀數畧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爲之圖說爲之釋文爲之攷核辨正并薈萃古今人題詠及古蹟之與是山鄰近者咸裒爲一編名曰國山碑攷余覩其首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天冊元年所立吳志書於天璽元年此不辨碑文之過也碑云旃蒙協洽之歲受上天玉璽乃以柔兆涒灘之歲紀號天璽丞相沇等咸以爲宜先行禪禮云云則是天璽之前一年也又碑有國史瑩覈等名覈乃華覈攷本傳以天冊元年免官豈知不

在天璽明矣其言鑿鑿有證據類如是晧所立碑又有所謂天發神讖者今度江寧學宮康熙閒祥符周雪客嘗爲之攷矣此在通都大邑得見者多而是碑久隱翳於榛莽虎豹之區微槎客之天機清妙與寄高遠者爲之一抉其祕卽今何由得見以證昔人所紀之誤哉雪客所爲攷秀水朱錫鬯爲之序今槎客之書實遠勝於雪客本不待余言而余之視前輩復不逮遠甚聊因相厚之意遂爲之引其端寧足爲是書增重哉　乾隆五十年正月十日盧文弨序

居官必閱錄序丙子

天下有生而嗜殺人者歟無有也至當官每敢爲殺人

之事刑罰不中此特其一耳水旱之不恒賦役之不均庶事之不理舉皆可以殺人苟非殘酷不仁之極推其本心豈樂於爲是者及其爲之則又若迫之以不得不然是何也毋亦利害之見殺於中而有重於去官之心也歟古人有言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斯豈獨治獄爲然哉夫爲身計卽不暇爲小民計以爲利可苟得而害可苟免也然其實正大不然以予所見近世行事多矣閒歷觀史家所載天人感應之理諠彰彰焉每欲輯古今吏事係勸懲者爲一書及見葉氏此編乃先我而爲之眞爲治者之龜鑑也因卽元本畧加校讎重梓之以廣其傳然此豈徒以冥冥決事哉

今天子惠鮮懷保唯恐一夫之不得其所仁心仁政駕漢文景而上之凡封疆大吏以及郡縣之長循良者膺顯擢貪酷者被重譴然則擇術者將何從乎夫爲循吏者有賢名又法之所賞也而其子孫俱被其澤爲酷吏者有惡名又法之所惡也而其甚者身死妻子爲戮此雖至愚亦曉然於利害之數不同若是縱不爲民計亦當自爲計夫利害之說儒者所不道乃臨事而是非熒惑好惡貿亂此其智居何等也夫眩於利害者還以其事明之予故喜斯編之有功於世甚大也若乃徒慕輕刑之美名而適以縱姦養亂此正朱子所謂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耳豈非殺人

之尤者哉予既推廣斯編之意而又爲明其指如此庶讀者可無誤焉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壬子

雙聲天籟也童兒婦女生無不師而矢口成音無不暗合者古人制物之名制事之名與夫形容彷彿之辭罔或不出於是蓋一本於自然而非強也若其聲之同部連用者謂之疊韻則又顯而易明者矣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云情發乎聲聲成文謂之音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鄭氏謂宮商上下相應單出爲聲雜比爲音今取唐虞之詩攷之舉未有不然者本自抒其情志而律自隨之耳三百首篇窈窕爲疊韻參差

爲雙聲其他不勝枚舉後人始以字母求之而作詩者初未嘗勞勞於是也唐杜少陵固所稱細於律者故能不失乎和聲成文之遺意後人習其讀而置其律之嚴於不問烏在其深於杜也海昌周君芚兮於是有杜詩雙聲疊韻譜之作舉非余肆業之所嘗留意也蓋自童年就塾以來音沿鄉俗迨長即不能變其所習嘗見何屺瞻先生之評李義山詩凡句中雙聲皆一一標舉之并有隔一字兩字而遙應者友人中如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吳槎客騫錢學源塘獻之坫兄弟錢廣伯馥咸所通曉余雖浸淫涵濡而卒無暇取古人之詩一一辨其離合也今周君之爲是譜也浣花之外又傍及諸家

其勤勤如是蓋欲明乎詩之本旨由少陵而溯三百以示後人之所當宗庶乎志和音雅而卒合於律將見詩教之益盛也或曰詩以言志達情爾如必拘拘於是得毋舍本而專治其末乎余曰不然彼不能詩而強爲詩者卽逐字以求其孰平孰側也尙難而能詩者初未嘗其如是也彼詩人之以雙聲與雙聲若疊韻之相爲配偶也亦如諧平側之一出於自然而已非強探力索而始得之也又何害乎性情哉蓋上古人人皆明之故不必言至六朝乃始有明言雙聲者南人若劉勰北人若楊衒之其書可攷也今人苟不知此亦爲闕事矣周君此書已有王光祿錢詹事爲之序矣余又徇其請而爲

之將使人謂余強不知以爲知也其又奚辭

輯盧子榦禮記解詁序 庚戌

余壯歲見朱子之言曰後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於吾家子榦且獨舉其名意竊慕之攷後漢書本傳載其作禮記解詁而隋唐志皆云禮記注當由後人改易本名其卷則二十諸書略同後人無傳者余思就所見纂輯而服官少暇繼又奔馳道塗終於不果歲月空擲念之未嘗不內熱也武進臧生在東研求遺經志甚銳力甚勤慨然補余之闕日度不盈六十而所輯已裒然成卷錄以遺余余得之喜甚凡諸經之義疏史籍之所載無不据拾卽衆家相傳文字音讀之異同一字一句罔有

遺棄而所可見者乃不及十之一豈不甚可惜哉當日子翰與鄭康成同事馬融令鄭氏三禮注毛詩箋得唐孔賈諸儒為之條疏而書大顯餘若周易尚書及尚書大傳雖已散失而後人為之掇拾其卷軸猶不甚約乃於子翰後世至不能舉其書之名莫為之後雖美不傳猶幸今有在東其人以英敏之資秉精銳之力不為則已為則必成余為盧氏後人乃悠悠忽忽以迄於今而得安享其成幸之甚愧亦甚焉夫子翰有功聖經一生言行無玷大節炳炳著史策乃明人張璁輩輒妄為軒輊黜其聖廟從祀而改祀於鄉吾里杭堇浦前輩有請仍從祀議在集中其事不果行然公論自在天壤必有

能繼請者豈余小子私以爲氏族光哉因讀此書而併附及之

爾雅漢注序 己酉

不識古訓則不能通六藝之文而求其意欲識古訓當於年代相近者求之爾雅一書舊說謂始於周公孔子而子夏暨叔孫通葉續成今臧生在東從揚子雲鄭康成之言斷以爲孔子門人所作其爲注者漢有犍爲文學樊光李巡魏有孫炎爲反切之學所自始是皆說爾雅者所必宗也今唯晉郭璞注盛行而他皆失傳郭於古文古義不能盡通往往以己意更定攷古之士病焉幸李孫諸人說時散見於唐人諸書中其爲郭氏所棄

而不取者說顧往往勝郭在東篤好古義偏加搜輯裒成三卷庶乎遺言之不盡隊也夫時之近遠猶夫州土之各異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猶得其六七燕秦之士必不逮焉故吾亦不謂李孫諸人之解之盡得也然其是者必賢於後人所見在東勤勤掇拾能引伸其所長而不曲護其所短由詁訓以通經學斯不難循塗而至矣吾因以知宋人若陸佃鄭樵之更不足何也與其陸鄭之是從又無寧郭

乾隆五十四年陽月既望杭東里人盧某序

弟子江寧王德輿求輔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六終

抱經堂文集卷第七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題辭

重校經史題辭 庚午

余家無藏書經史皆不具少時貿貿不知學有本末費日力鈔諸子國策楚辭及唐宋近人詩文皆細字小本滿一篋經則周禮爾雅亦嘗節錄注疏一過餘經及諸史未之及也洎官中書始一意經史去冬卒業周易史記以未見　內府新校本爲缺然今割俸之所入先購得數種冀以次觀其全焉官事隙卽展卷讀之此書經通人學士校讐比他本爲善然卷帙既多校者不一手

其中亦不免一二譌脫余非敢索瘢指瑕陵掩前人顯自標異然竊惟書之傳於世相嬗也遠者不可得而見見其近者今世見宋本者曾幾人惟明世本通行耳後之君子亦當有并不及見明世所刻者余故復取諸本與新本校其異同其譌謬顯然則做六經正誤之例爲一書其參錯難明則倣韓文考異之例爲一書毛氏汲古閣本大段可觀至於小小疵纇亦易尋求諸本中要以此爲勝今所據依多在於斯小學浸廢六書失眞點畫形誤不可偏舉聊從略焉誠知千慮一得無足重輕庶幾來者得有所考云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辛丑

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蓋三十年於茲矣乾隆己亥友人示余日本國人山井鼎所爲七經孟子考文一書歎彼海外小邦猶有能讀書者頗得吾中國舊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復三四本合以參校其議論亦有可採然猶憾其於古本宋本之譌誤者不能盡加别擇因始發憤爲之刪訂先自周易始亦既有成編矣庚子之秋在京師又見嘉善浦氏鏜所纂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於同年大興翁祕校覃溪所假歸讀之喜不自禁誠不意垂老之年忽得見此大觀更喜吾中國之有人其見聞更廣其智慮更周自不患不遠出乎其上雖然彼亦何可廢也余欲兼取所長略其所短乃復取

吾所校周易重爲整頓以成此書名之曰周易注疏輯正正字於郭京范諤昌之說亦有取焉余謂其皆出於私智穿鑿而無所用故一切刋去若漢以來諸儒傳授之本字句各異已見於釋文者今亦不錄惟釋文本有與此書異者著焉唐宋人語之近理者雖於注疏未盡合亦閒見一二焉如欲考經文之異同則自有前明何氏楷所著古周易訂詁在學者自求之可耳毛氏汲古閣所梓大抵多善本而周易一書獨於正義破碎割裂條繫於有注之下致有大謬戾者葢正義本自爲一書後人始附於經注之下故毛氏標書名曰周易兼義明乎向者之未嘗兼也此亦當出自宋人而未免失之鹵

莽正字亦未見宋時佳本故吾亦不能全是此則今之官本爲近古也周易舊本獨不載釋文於經注閒可無竄易遷就之弊今就通志堂梓本併爲校之輔翼略例余案頭祇有官本亦就校之噫余非敢自謂所見出正字考文上也旣覩兩家之美合之而美始完其有未及更以愚管參之夫校書以正誤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誤爲誤考文於古本宋本之異同不擇是非而盡載之此在少知文義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讀之往往有義似難通而前後參證不覺渙然者則正以其不持擇之故乃得留其本眞於後世也旣再脫稿遂書其端云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 辛丑

此日本國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之所輯謂之七經孟子考文七經者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孝經也又謚以孟子皆據其國唐以來相傳之古本及宋刻本以校明毛氏之汲古閣本書成當

皇朝康熙五年其國之享保十一年也古本祇有經與注其文增損異同往往與釋文正義語多相合但屢經傳寫亦有舛譌其助語致多有灼然知其謬者亦並載入然斷非後人所能僞作也其次第先經次注次釋文而疏居後其條目有考異有補闕有補脫有正誤有謹按有酉家諱改舊凡明代所刻之本彼國具有開亦引之而頗譏篇第行款之不與古合其言良是不可以其小

邦遠人而概棄之也其尚書經文更多古字別寫置一冊此皆中國舊有之本遺亾已久而彼國尚相傳寶守弗替今又流入中國讀者當倍加珍惜也其曰補遺者後來彼國東都講官物觀承其國政府之命而復補其所未備者也其同校者石之清平義質木晟三人也余見唐陸龜蒙詩中有聞日本圓載上人挾儒家書洎釋典以行作一絕送之云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澥聲從此遺編東去後卻應荒外有諸生觀此足知其相傳唐以來本之果可信也此書余從友人鮑以文借得之猶以其古本宋本之誤不能盡加別裁而各本並誤者雖有正誤謹案諸條亦復不能詳備又其先後位

置之閒頗費尋檢因欲取其是者別爲一書庚子入京師又見吾鄉沈萩園先生所進十三經正字則凡譌誤之處多所改正其不可知者亦著其疑又凡所引經傳脫誤處皆據本文正之此出自中國儒者之手又過其書遠甚然所見舊本反不逮彼國之多故此書卒不可棄置也余欲兩取其長凡其未是處則刪去之不使徒穢簡編然今年余已六十有五矣未知此志能竟成否聊書於此以見余之亦有志乎此也　乾隆辛丑正月二日呵凍書

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 癸卯

三立書院中舊藏有通志堂經解六十函而獨闕其首

帙余蓄意欲補之乾隆辛丑庶吉士介休劉君錫五余
小門生也舊嘗監院事其請假歸也來謁余余屬其還
朝之日就京師士大夫家借本鈔足并與下一帙令如
式裝潢之乃歲餘而書不至余同年友洗馬大興翁覃
溪知余將離山西惟此爲懸懸因卽代劉君成之以寄
余微翁君之力將并其次帙而亦亡之不轉重余之過
歟但書首有諸名人所作序并其目錄尚皆闕如今不
及補矣後有同志更爲鈔足庶幾大快也中閒林拙齋
尚書全解本闕卷第三十四未梓曩友人從永樂大典
中鈔得以示余亦未得補入此皆有待於後之人噫此
書之能全讀者罕矣唯桐城方望溪先生曾徧爲點勘

其專治一二經從而嚅嚌者尚多有今余雖不及見若人乎然不可不留以相待也　乾隆四十有八年歲在昭陽單閼壯月望後五日

題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庚子

考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何卲公撰鄭康成爲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何見之歎乃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公羊卷帙最多而亾最早膏肓後亾崇文總目尚有九卷今三書皆不傳毘陵莊進士葆琛述祖於各經疏所引廣爲搜輯鍼膏肓得廿八條起廢疾得卌八條發墨守得五條卲公當日專欲申公羊然公羊理本短圍於

鄉曲之見而朝廷典故不能周知所以一經輸攻而壁壘已摧後人亦不能復爲樹立以與兩家相抗拒此其亾之所以獨先也歸安丁孝廉小雅鈔得莊書幷得朱石君學士前任晉藩時所進本互相校讐晉本不及莊本採輯之多而鍼膏肓中有一條尚爲莊本所闕余於是賡而鈔之其中小小異同從其長者不復加以識別兩君任其勞余獲其逸設不遠涉烏從見此乎以此置歸裝中大可壯我行色　乾隆庚子小春月

重校關中新刻淮南子題辭　壬子

此刻從藏本出載高誘注爲詳不似俗本之刪削然亦尚有一二遺漏者余往年在太原復取藏本細校乃知

書中古字多出錢君獻之所改非藏本之舊也如贍作澹能作耐究作沈讓作攘霸作伯憾作感施作敚之類殊可不必其中間引文弨所說今都不復省記且傳寫不無錯誤定不免爲通人所嗤安能一一正之廣陵世講秦太史敦夫好學士也知余別有校本託爲傳之此書經江陰趙文學敬夫曦明杭州孫侍御詒穀志祖梁孝廉處素履繩博引詳證足稱善本非余一人之力所能至是因幷題數語歸之庶不沒其所自

題張之象注鹽鐵論　庚子

此陽湖莊太史本以永樂大典校勘增多九十餘字其異同處亦據以改正可謂善本矣力耕篇故乃貴之富

大典作故乃萬賈之富余疑萬當作蔿此卽漢書王尊傳中所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西市萬章者也又刺復篇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大典子椒作子叔𨽻卽孟子中子叔疑其人歟朱子之解自當有本至散不足篇有云堊𢡈蟹飾大典亦同堊字無所考余疑堊𢡈當作堊㽍堊白土也㽍古之善塗墍者亦作獶字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有云獶以泥之俗閒本譌作擾阻二字知此作𢡈亦以形近致譌耳至於人之名字或有異同古書皆然政不必盡畫一明人張之象注此書頗稱詳悉而所引淮南呂覽諸書惟出當篇小號亦有幷不著所出者於

本書之誤無所舉正音亦多譌此微爲短也刻成後當是未經校正故譌字觸目皆是有沈君名（上一字同家諱）醇者考其所引諸書一一正之甚有益於學者然此書難解者尚多其中容亦有可疏通者安得通人更爲之補注乎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丁未

乾隆丙午之歲爲同年謝少宰東墅校梓荀子既竣計剞劂之直尚贏給數金思小書可以易訖工者有向來所校西京雜記因以授之費尚不足鍾山諸子從余遊者率資爲助而工始完始余所欲校梓者以漢魏爲限斷今此書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梁吳均僞撰而何

梓爲余則以此漢人所記無疑也說苑新序其書皆在鐂向前向校而傳之後人因名二書爲鐂向著今此書之果出於鐂歆別無可攷卽當以葛洪之言爲據洪非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假名於歆書中稱成帝好蹴踘羣臣以爲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棊以獻此歆謂向家君也洪柰何以一小書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求以取信於世也邪若吳均者亦通人其著書甚多皆見於梁書本傳知其亦必不屑託名於鐂歆且均之文卽俊拔有古氣要未可與漢西京埒則其不出於均又明甚隋書經籍志載此書於舊事篇不著姓名新舊唐書始題葛洪且又之地理類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鈔

而傳之猶說苑新序之稱鐂向固亦無害其文則非洪所自撰凡虛文可以僞爲實事難以空造如梁王之集遊士爲賦廣川王之發冢藏所得豈皆虛邪至陳振孫疑向歆父子不聞作史此又不然歷朝撰造裒然成編所云百卷特前史官之舊向傳之歆歆欲編錄而未成其見於洪之序者如此本不謂其父子皆嘗作史也洪以爲本之鐂歆則吾亦從而鐂歆之耳又何疑焉

題春渚紀聞 丁未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何薳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東坡所薦爲武學博士曰去非者其父也今案其書題韓青老農二字不同未詳孰是此書名春渚紀聞春渚與韓

青皆其所居之地名歟其書十卷中一卷皆東坡事實蓋其淵源所自見聞爲最確也末一卷記丹藥頗亦似惑於此者然所言實足以爲貪夫之戒毛氏汲古閣嘗以之付梓第九卷中缺一葉毛黼季後得宋刻始補全而不及入梓其鈔本尚有流傳者余過蘇州從吳秀才枚士翊鳳案頭假歸而傳錄之不見有舊人序乾隆丁未歲四月二十三日鍾山書院長東里盧文弨遂題其端

三水小牘題辭 壬子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叢殘中得之以示余乃舊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枚也枚在唐懿宗咸通末

爲汝州魯山縣令信宗之在梁州赴調行在此皆見書中可考者也明嘉靖間吳中姚檮老鈔是書謂校於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此必見校之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求之見世倘有見斯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韋漢勛烈婦人如李庭節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稟稟有生氣郟城令遇賊偷生而下即繫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與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褻黷紀嚴郜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當以是求之又案天佑庚午唐

亾巳四年矣時晉猶稱天佑而校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烏可使之無傳乎

揮麈錄題辭　乙未

揮麈有三錄其十八卷又餘話二卷南宋時汝陰王明清仲言之所著也宋人於本朝典故前輩言行率能習意仲言爲雪溪先生銍之次子家庭之緒論賓客之叢談得之見聞者爲多於衆座中偶舉舊事了了如在目前甚爲李仁甫尤遂初諸公所稱賞其言無私軒輊故可以爲國史之助實錄院牒泰州錄其書則在當時已爲世所貴重如此仲言有兄名廉清字仲信年十八著慈寧殿賦而今賦齊收此篇署其名爲王仲言見此書

乃知其誤仲言所著尚有玉照新志投轄錄等書外間所傳多非足本唯此書爲全余是以先錄而藏之篋笥其餘尚俟續訪冀或得之

題癸辛雜志 乙未

此書江陰楊伯扁敦裕所校留余篋二年矣前年六月余病臥金陵城南小樓中以此書作消遣時樓中人尚無恙也未幾而分飛矣又逾年伯扁亦下世始余無意鈔此書爲其語駁雜多刺人之短非長者今年復緬此書見故人手迹斑斑其勤亦不可沒且稗海中此書多脫誤不及是本之完善況譍以校讐之功不更善之善者歟大凡君子立身不能使人無毀而不當自授人以

可議之隙舉動之失旣以昭著烏能望人之掩覆耶讀此者亦可以自警故余復爲之訂正數字而錄之慨伯庸之不及見也而當時相與卽卽足足於小樓中者亦惟腹知之而已自今余第緘置之亦不忍復讀矣 乾隆四十年六月

對牀夜語題辭 乙未

對牀夜語五卷其前題著書人姓名則孤山人范晞文景文也有馮深居去非序首云景定三年則知其人宋人也孤山之在錢塘者則以林和靖著而此孤山則在今常州靖江縣東北二十里山向在江中明成化時沙合始可陸行立縣亦在此此時舊則江陰縣之地也余杭

人不以爲吾邑之孤山而以爲江陰之孤山何徵乎徵於吾友江陰趙君敬夫之言也且余所見本實江陰人所爲梓也是則可信也浙江通志不載此書宜也乃江南通志亦不載則漏也其書則詩話之類也自三百以逮有宋各有論說或取其意之相師辭之相類者而衡推之不入於腐不涉於刻斯其所以可取也歲在癸巳六月坐金陵城南之小樓手鈔此書余婦季楊見余之揮汗爲此不急之務也曰天時正炎君子宜自愛乃鈔僅三卷奪於他事不果再逾月余婦亾後二卷令他人續成之漫置篋中今將裝治之使成帙復披覽一再過情事宛然而歲已再閱也讀書中所引安仁文通樂天

悼亾之句彌難爲情放翁有句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惘然余亦豈能自禁也

鮑君以文考范景文實杭人今不廢此篇以掩余陋者一時情景不忍沒也 自記

碧血題辭 丙申

碧血一編紀明天啟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爆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塵客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啟五年聞六君

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亾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惟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彪之天下也彼自

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謟附慴懟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逆其身既膺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持權而國壞易世而亾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啟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

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閒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夷次予以爲當卽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史糾題辭 乙未

此明季太倉朱明鎬字昭芑之所著也案千頃堂書目史糾二卷書史異同三卷新舊唐書異同二卷今此本併異同入史糾祇分上下兩卷其書駁史筆之違失考

事詞之紛岐支采斐然條理秩然讀之頗快人意此當是節本始於三國志無晉書而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等書南北二史新唐書宋史而止遼金二史間亦涉之是謂史糾其兩異同附載於後者寥寥益無幾矣吾浙採訪進　呈書內所載亦同其元本殆不可得而見然就此本讀之亦尚有全錄裴松之之語者有採自吳咸林之糾繆王浚儀之困學紀聞者則元本汎濫盍可知書史之異同下有注云文多不錄錄其有議論者然則節而取之亦不可謂舊人之過矣余是以即據此本錄焉宋書謝晦傳有兩庾登之而昭芑誤以為是一人此殆千慮之一失也昭芑為本州儒學生當闖賊之

陷京也有悲憤詩云銅馬違羣壓帝畿百官猶是殿廷非東華父老吞聲哭誰斲桐棺覆玉衣見於明詩綜後遂絕意進取年四十六卒鎭洋志載有史冊史幾史略史風史游史嘉史芸史巽史最史俳史鑒史燦史糾凡十三種而史糾特精

題明史藝文志稿癸巳

此志稿傳是溫陵黃虞稷俞邰氏所纂輯今以頒行明史校之所分門類多有刪併移易之處史於書不甚著及無卷數者俱削之黃志中小注爲史所採入者亦無幾耳志稿自南宋及遼金元之書俱搜輯殆徧此前晉隋史志兼補五代之遺則而今以斷代爲限亦俱削

之已安得有力者將此四代書目別辟之以傳亦學者之幸也外間傳有千頃堂書目與此志大致相同而亦閒有移易堂名千頃固黃氏所以志也然今之書直是書賈所爲郡縣志幾於無所不載別集各就其科第之年以爲先後取便於檢尋耳宗藩與宗室離而爲二俱失體裁而小注又爲鈔胥任意刪減益失黃志之舊但此志稿別集類於羽流外國亦俱缺如篇第亦閒或顛倒恐此尚有脫僞余先鈔得書目後從朱君文游借得此本力不能重寫但取以校書目改正不少既畢校遂書其前以還之此志稿乃康熙時史官倪燦闇公所撰非黃氏也

莊香胜古文彙鈔補題辭辛亥

鐘鼓箎弦不同器而皆悅於耳查梨橘柚不同味而皆可於口此天下人之所同也然而洪纖殊致甘酸異宜又往往各有其性情之所主以之自怡悅則可而終不足以饜衆人之所求文之選亦猶是也自周秦以迄於今文之流傳多矣學者豈能徧徧焉徧觀而熟讀之於是有爲質性會者計則其所擇而選者主乎約有嫌其隘而擴充之者若桐川俞寧世渊谿儲同人之選今皆盛行而吳門又有蔣君新又之古文齊鈔凡十卷庶幾洋洋乎大觀矣莊君香幃幼而聰穎承其尊人鏡堂先生所授讀蓋又有軼於齊鈔之外者昔所熟誦久未能忘且將轉而爲後人勖也官齋多暇手自捃輯又成五

卷合蔣選共十五卷於是文之體裁無一不備有高古簡質者有華腴充悅者或幽深奇峭或紆餘坦迤舂容乎大篇寂寥兮短章惟是是歸有美必登鏘鏘乎八音之繁會也津津乎五味之芳嘉也此可以通天下人之情而更無未醇未備之憾矣是舉也不忘先人之教孝也以教子姓使不囿於聞見義也出以公之於人而無所祕惜忠也有此三善是當表而出之固不但服其搜羅之富採掇之勤而已也余故樂爲之弁其端

羣書拾補小引 丁未

文弨於世間技藝一無所能童時喜鈔書少長漸喜校書在中書日主北平黄崑圃先生家退直之暇玆事不

廢也其長君雲門時為侍御史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已有益耳若子所為書幷受益矣余灑然知其匪譽而實諷也友人有講求性命之學者復謂余此所為玩物喪志者也子何好為斯兩言也一則微而婉一則簡而嚴余受之皆未嘗咈也意亦怦怦有動於中輟之遂覺闕然有所失斯實性之所近終不可以復反自壯至老積累漸多嘗舉數冊付之剞劂氏矣年家子梁曜北語余曰所校之書勢不能皆流通于世其藏之久不免朽蠹之患則一生之精神虛擲既可惜而謬本流傳後來亦無從取正雖自有餘奚裨焉意莫若先舉鋟文繼簡識繆尤甚者摘錄以傳諸人則以傳一書之力分而傳數

書費省而功倍宜若可為也余感其言就余力所能友朋所助次第出之名曰羣書拾補雖然即一書之譌而欲悉為標舉之又復累幅難罄約之又約余懷終未快也然余手校之書將來必有散於人閒者則雖無益於己寧不少有益於人乎後有與余同好者而且能公諸世庶余之勤為不虛也已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丁巳書於鍾山書院時年七十有一

劉隨州文集題辭　丁酉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其前十卷皆詩也後一卷文而總題曰文集何義門氏以宋本校正如此其卷之起訖字之同異皆備著焉然後一卷有目而無文余案其目求

之僅於文苑英華得四篇錄之他尚無從考也隨州詩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牢籠衆美然其含情悱惻吐辭委宛緒纏綿而不斷味涵泳而愈旨子美之後定當推爲巨擘衆體皆工不獨五言爲長城也近時吳郡席啓寓刻唐人詩百家以隨州爲首雖其詩差備然頗有同異究不及是本之精夫一字之不安通章之病也學者可不唯善本之求而但沿流俗之所傳乎有志風雅者其必樂考於斯矣

題宋板施注蘇詩　庚子

宋刻不必皆佳而此則楷法端謹爲尤難得向在商邱宋公牧仲所公撫三吳時先外祖馮山公先生與毘陵

祁子湘吳趨吳荆山諸老咸在幕府宋公得此書遂梓以行世先外祖與校讐焉又別爲補遺三卷附其後今元本歸於同年友大興翁覃溪所一披卷不獨古香可愛而緬惟舊澤對之不覺生欷　乾隆庚子嶺來歲朔之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書

遺山樂府題辭乙未

遺山詩渾雄沈鬱有唐大家之嗣響也老來更得其樂府讀之姸雅而不淫和易而不流其抒情也婉以暢其赴節也亮以淸使竹山草窗諸公見之亦當推爲作者遺山生當易代其詩不勝故國故君之思今樂府中亦時時遇之朱竹垞黄俞邰所見本俱祇二卷今此五卷

者出於義門何氏卷帙過倍而竹垞詞綜所選顧尙有出於是本之外者則亦未得爲全書也繼從友人鮑氏所借得明初錢塘凌雲翰彥翀編選之本則凡詞綜所選皆在焉比是本增多十三首又附見李治仁卿之辭四首及玉華谷古仙人詞一首後又有雷淵題語今皆補錄以繫於後至如雁邱詞雙蕖怨之類亦得凌本始著其事焉凌本詞之屬遺山者祇一百二十首固不及是本之多然是本第五卷淸曉千門開壽宴以下八十二首皆酬應之作而其中春垣秋草一首注見辛稼軒集疑有他人之作誤廁入焉者矣第二卷中附閑閑公趙秉文促拍醜奴兒一首余因疑第一卷滿庭芳前首

亦閑閑公作也以其詞推之所賦是十月牡丹次首題云同座主閑閑公賦則前首為趙作明甚既不著其題又不別其人疑皆轉寫脫去其他不及考者尚多儻有好事者為之剞劂余當更整比以授之

遺山樂府選題辭 乙未

元遺山詞五卷余既以盡鈔之矣此為明初錢塘凌彥翀氏所編選不分卷雖甚簡約然亦有出於五卷之外者余又錄於五卷之後為補遺矣而復鈔此何也此遺山辭之精華也有五卷以萃其全有此選以標其儁春之朝秋之夕聯佳客於一榻懷故人於千里意有甚適則引之而永焉情有不怡則融之而釋焉便觀覽資吟

諷莫若此選也且吾鄉前輩之所甄綜也不可以莫之傳也彥翀在元膺鄉薦爲蘭亭書院山長洪武初以薦授成都府教授此書題前鄉貢進士不忘元也所著有柘軒集五卷余未之見是書本出裘杼樓蓋桐鄉汪氏之寫本也汪氏多藏書有詞綜之選其所得宋金元以來諸詞人之作必大備而今散失者已多矣韓詩外傳云君子之居也綏若安裘晏若覆杅汪氏之名所居義必出於此然杼實杅之誤杅卽盂也覆之乃安若杼柚不可以覆言抑莊子山木篇有云孔子辭其交遊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則裘杼之可連文者而義則遠矣夫寧取於是乎

米襄陽畫史題辭 丁未

藝非能重人也人苟重矣有藝而藝亦重無藝而人亦不加輕越哉米氏論唐五王之功業不如薛少保之圖繪為人所珍重得以流傳至今也古來盛德豐功死而不朽其英光固常在人耳目間豈待披圖展軸而始見耶後之人撫遺文而咏歌之過墟而憑弔之豈區區寶鈿瑞錦之什襲珍玩爲足較其勝負耶如米氏者風止詭越徒頗不足以傳而幸有書畫之足以名家故傳乃遂謂書畫之外皆可薄也玆適成其爲偏宕之辭而已矣古今成物必無不毀米老所見多有今人所不及見者此亦如數富家之遺齒於我奚裨焉然其所言要可

以爲評鑒家之標準且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亦足以媿夫一無所成者偶得善本遂傳錄之

爲桂明經未谷馥題說文統系圖庚子

未谷通說文學去許君千載猶旦暮也屬羅山人爲作圖圖許君并圖江式而下七人皆如漢經師之恪守家法者此特意之所到而已非謂冐明其道者止此數人也未谷或將別爲一書以明淵原所漸則不惟在許君後者當補而并當遠泝之義頗矣吾獨謂未谷胡不皃己於其中以爲之主人乎近代詩人之圖少陵香山東坡者已有例而未谷不爲此則誠缺事耳

題桑東愚先生松林采藥圖端庚辰

先大父之友桑孝子文侯翁古篤行君子也孝子擧丈夫子二人伯弢甫先生文行著稱於時兄事先君子文昭娶先生女以師事焉仲東愚先生嘗學於先大父以孝子年老棄學治生令伯得極意學學成世人但知有伯鮮知有仲也夫東愚先生特未嘗操三寸不律以馳騁於詞壇藝苑之閒耳其學之勤固有過人者熟於編年之史上自皇帝以訖勝國校其得失成敗之故目可得而覩手可得而指也世之習舉業者往往愧之先生少多病壯歲目幾枯然善自養於世無爭也於物無嗜也左手三指甲長而不翦積於今三十有餘年甲之長盈今尺尺有餘寸世遂目爲長甲翁孝子精於醫先生

得其傳世人求其治病多有驗然未嘗取利名於時也年向六十屬善繪者爲松林采藥圖以寄意天台齊次風少宗伯首爲之咏國中屬而和者將百十數而未已也於是向之知伯者且知有仲云先生之子公備語文弨曰子先君敬甫先生嘗見是圖許爲之文而今不可作矣子其述之不孝聞言嗚咽先生與余家兩世交最深先君子少壯之年與彂甫先生相厲以學其於先生固不若彂甫先生之親也近年彂甫先生常出遊先君子所朝夕遊處者惟先生親人有以形迹之論閒先生者壹不顧先君子常謂孝子兩子皆賢子也前十年爲文以壽先生有昆侖兩脈之喻得其清淑者彂甫

先生也得其敦龎者先生也噫不孝其惡能易此言乎先生名鼎元居城東隅以東愚自號亦所以志也公備輿文昭善庶幾能篤兩世之交者不知其不肖而屬爲題其端噫使先君子而在當何如發揚盛美者豈若小子兹言之陋也

題虞山趙氏增置祀田碑記

虞山趙謹凡先生爲前朝文毅公之後人公嘗置祀田三百畝矣易代而亾之謹凡與兄鹽山謹承先志節縮所入僅復其半爲其成之難而失之恐易也自爲記幷其經理之規戒勒諸石使後之人觀感而諠恢廓之益不僅望其能遵守勿替而已也余師桑弢甫先生既爲

文以發揚之矣余無似曷以加諸無巳則以閱歷所得者而進一說焉欲田之能世守且益增也此以賢望後人也望後人之賢則在乎讀書識義理其達而有祿者則必能繼前人之志而不徒爲宮室妻妾之謀其窮而伏處者亦不待禁防而自恥爲侵削之計趙氏望族也士之子恆爲士則與田相輔而行者其亦知務乎蓋吾嘗見夫有基而壞者多矣皆由其族鮮讀書人之故吾是以有云

題嚴葆林香照圖後　乙卯

余同年友烏程嚴君葆林今之循吏也文學實過人而屈居百里初任山東之蒲臺蒞擢商河凡治水卹災平

役諸善政余欲爲詳述之以上於太史氏今適有河魚之疾未能也此圖凡十幅自讀書靈山以至調任曲阜生平歷履藉此可見圖皆有小序君所自紀也文筆雅馴絕無虛憍之氣余與君榜下一別中間了不聞問乙酉之歲余爲廣東主考官已事而反紆驛程五十里謁

孔林而君適爲其縣宰相見驩甚以于役有程匆匆別去後聞君擢任桃源同知旋告歸皆不在此圖中君有遺腹子章傑年已二十有二矣能讀父書此圖常不去左右頃以示余余深憾知君之不盡也讀其自序慨然增慕焉圖名香照取香山寫眞詩序觀今照昔語也君自幼愛白香山詩卽已工是體其吟詠自必褎然成

集異日尙當從其子索見之

四時壽樂圖題辭 甲午

圖十二幀幀各當一月月各撮其景物之勝不必其相兼也名之曰四時壽樂圖壽之者誰海虞席研農先生也舅氏張端甫先生頭自其里中歸爲攴弨道先生之爲人性至孝其宦於吾浙也奉太夫人以來春秋佳日常奉板輿游湖山之閒太夫人顧而樂之而先生之樂可知也既而乞歸家有園池之勝指撝僮奴澆花洗竹以娛侍老人不必祿養而樂亦無不具足也然則奚壽之爲噫吾有以知先生之意矣大凡外境之交於前者無不隨人意爲轉移故同一境也意所樂斯樂已意所

不樂並不見其可樂也卽或境能移情風日之研和也山水之清嘉也魚鳥之親人也花藥之紛敷而猗靡也遇之未有不神怡者然而樂繫乎物境過則遷斯猶非眞樂耳今之十二圖先生之所謂樂也人皆可得而同也先生之所謂壽者意實不繫乎物而自有其眞樂者在上堂拜慶繞膝承歡所尋之樂孰有過於是者此較之孔顏之樂不必相同而亦何必不同故先生之自謂圖斯境也幻吾則以爲先生之有斯樂也眞

四蓮池題額 庚辰

吾杭許氏建宗祠於城東隅其地近古荷花池衆水匯焉於是面水闢軒顏曰四蓮池取王子年記中語以爲

子姓繁衍之徵抑吾更有說焉夫蓮之爲物其莖其葉其本其花其實其根無不爲人取資焉者爲人祖父既望其子孫之衆多更望其皆賢且才各有所成就以自表見而不爲世所棄亦如蓮然然則他日許氏合族於斯覩斯題也其必思無負斯語也夫

弟子江陰王　璋秉政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七